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蓝色东欧
第6辑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简短，但完整的故事

[波兰] 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 / 著

茅银辉 方晨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Sławomir Mrożek

KRÓTKIE, ALE CAŁE HISTORI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KRÓTKIE, ALE CAŁE HISTORIE

简短，但完整的故事

Slawomir Mrożek

[波兰] 斯瓦沃米尔·莫罗泽克著

茅银辉 万晨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短，但完整的故事 / (波) 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著；茅银辉，方晨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8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第6辑)
ISBN 978-7-5360-8541-1

I. ①简… II. ①斯… ②茅… ③方…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波兰—现代 IV. ①I5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3262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图字19-2016-212号

KRÓTKIE, ALE CAŁE HISTORIE by Slawomir Mrozek

Copyright © 1992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詹秀敏

丛书策划：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李倩倩 夏显夫 欧阳佳子

责任编辑：许泽红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供图：子夏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书 名 简短，但完整的故事

JIAN DUAN, DAN WAN ZHENG DE GU SH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8.375 2插页

字 数 225,000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本书中文专有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简短，但完整的故事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茨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姿态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贝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

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产生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克沃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问。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7

姆罗热克和他的荒诞

(中译本前言)

茅银辉

二十世纪的波兰文坛群星璀璨，先后诞生过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他们耀眼的主角光环掩映之下，同时代很多惊才绝艳的波兰作家显得黯淡无光。若是换个年代，或是换个国家，这些人定然会大放异彩，而不是暗自嗟叹生不逢时了。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却不在列，他早已跻身于世界级文学巨匠之列，其艺术造诣和影响力比起四位诺奖得主也不遑多让，如果论及作品被外译的数量，他可算得上是波兰文坛之最。

姆罗热克多才多艺，他创作过大量荒诞派哲学散文、短篇小说及中长篇小说，写过电影剧本，甚至还亲自导演过其中两部，他还撰写过报刊专栏随笔、杂文小品，创作的戏剧作品更是享誉世界。同时，他还

是一位卓越的素描画家和漫画家。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姆罗热克出生于波兰南部的博任齐纳镇，因其父在克拉科夫邮局谋得一职，他出生后不久就随家迁居克拉科夫。二战期间，姆罗热克在克拉科夫读完高中后进入大学，先后学习了三个专业——建筑、东方学和艺术史，但很遗憾，没有一个专业令他满意。

战后的一九五〇年，二十岁的姆罗热克作为画家和记者开始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他在《横断面周刊》和《高跟鞋》杂志上发表的系列讽刺漫画作品为他带来了最初的声誉。一九五〇至一九五四年在《波兰日报》担任编辑工作期间，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的姆罗热克写过一批符合斯大林主义思想意识要求的“进步文章”，歌颂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很快，他开始反思，文风自此大变。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姆罗热克在多个期刊上开辟了名为“进步分子”的著名专栏并发表文章，对人民波兰时期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荒唐事进行嘲讽。就如波兰评论家杨·布沃斯基在《姆罗热克的所有艺术》中所分析的，“进步分子”中的笑话和幽默是基于对传统新闻模式的颠覆，例如以电报式语言表述：“来自联合国的科学活动——农业和林业成果调研发言人称：迄今为止，使用教授进行森林砍伐工作对提升木材的质量毫无影响。”姆罗热克在“进步分子”专栏中所发表的文章，以其幽默感、超现实的想象力和荒谬怪诞的手法成功地达到了娱乐读者的首要任务，笑过之后的读者逐渐地能够从文中读出黑色幽默背后隐藏的更深刻含义。在姆罗热克成熟时期的散文和戏剧作品中，这些创作模式和手法成了他对社会和生存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幽默的嘲弄逐渐被苦涩而寓意丰富的讽刺所取代。

一九五三年姆罗热克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来自特什米洛娃山的故事》和《实用的半身铠甲》。作家在小说中将十六世纪的铠甲这种过时产品与人民波兰时期荒唐的现实摆放在一起，

将“旧”与“新”进行对比，以突出戏剧效果。这种手法在作家日后创作的文学性更强的小说集《大象》（一九五七）和《在阿托密采的婚礼》（一九五九）同样也有运用。

一九五六年姆罗热克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短短的夏天》，一九六一年写完了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逃往南方》。这两部小说都是对波兰外省生活的嘲讽。

一九五八年姆罗热克发表了第一部戏剧作品《警察》。这个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反映的是极权主义国家的个体，为了自我的生存而不惜一切代价维系敌对面存在的滑稽故事。在理想国度里，没人犯罪，警察无所事事，为了避免失业，他们就运用各种手段虚构出“阶级敌人”。故事的荒诞性源于对自由概念的阐述：自由的出现只是为了服务于强化警察制度。在《警察》这部剧中不难读出作者对波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现实的暗喻，然而在该剧中所反映的社会机制和制度中人们的各种态度与表现不仅局限于波兰的社会现实。此后，作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戏剧创作上，到一九六三年时他已经发表了十部戏剧，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剧作家。

一九六三年，姆罗热克移居国外，他曾先后在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居住过，但仍然在波兰发表作品。一九六八年他在法国巴黎的《文化》期刊上发表了反对华沙公约组织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信，并向法国申请了政治避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他又发表了反对波兰进入战时状态的抗议信。一九九〇年他做了主动脉瘤手术，直到一九九六年才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二〇〇二年他突然中风，丧失了语言和书写能力，在进行了三年的康复训练之后，才重新握笔，写下了与疾病抗争的成果——自传《巴尔塔萨尔》（二〇〇六年）。二〇〇八年，作家由于健康原因再次离开祖国，移居到气候更为适宜的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五日，姆罗热克在尼斯辞世，享年八十三岁。隆重的葬礼在克拉科夫的圣彼得和帕维乌教堂举行，克拉科夫民族圣殿墓地

是作家最终的埋骨之所。

姆罗热克的文学创作改变了波兰现代文学的基调，他创造了一种全新而独特的荒诞风格。花城出版社“蓝色东欧”系列译介给中国读者的这部小说集《简短，但完整的故事》收录了姆罗热克二十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创作的数十篇最有趣的短篇小说，它会为你带来短暂的笑，以及笑过之后沉甸甸的思考。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于广州

目 录

CONTENTS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高兴 / 1
姆罗热克和他的荒诞（中译本前言）／茅银辉 / 1

实用的半身铠甲 / 1
在车站 / 5
一去不返 / 15
在阿托密采的婚礼 / 21
青春的回忆 / 26
道德品行 / 35
决议 / 37
五谷普小鸟 / 39
排万难而达星辰 / 47
我曾经如何战斗 / 73
简短，但完整的故事 / 82
皇帝的信使 / 88
两封信 / 98
在磨坊，在磨坊，我的好主人 / 109
那个正在坠落的人 / 156

我的陌生朋友 /	169
猴子和将军 /	176
艰难的生活 /	185
共存 /	190
不要这样做 /	196
我们的动物和其它动物 /	198
造反者 /	201
纪念碑 /	204
世界最美的景观 /	206
经济奇迹 /	209
零 /	212
厌世者 /	216
健康服务 /	221
公平 /	223
新生活 /	226
三代人 /	228
伙伴 /	229
熊 /	230
古董 /	232
特权组织 /	234
再次革命 /	236
托钵僧 /	238